

# 第三顆信號彈

瓦·貝柯夫著

李俚民譯

# 第三顆信號彈

〔苏联〕瓦·貝柯夫著

李 偃 民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В. БЫКОВ

Третья ракета

本书根据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1962 年第 13 期译出

**第三颗信号弹**

书号 10107

---

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字数 10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8}$

1965 年 6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6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 (6) 0.96 元

---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1

我躺在战壕里铺开的军大衣上，对着蔚蓝色的深不可测的夏季天空望了很久。周围静寂得很，既没有爆炸声，也没有射击声。大家都睡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那贮藏炮弹的壁坑旁，有人在费劲地吐粗气，显然马上就要打鼾了。太阳已隐没在胸墙后面，快要落下去了。暑热渐消，风也小得多了。长在胸墙边沿的一茎孤零零的野草，从早晨起一直不安地击打着一块晒干的黑土，现在却软弱无力地垂向战壕。我头上的高空中出现了好几只鸛鸟。它们张开末端披散开来的宽阔翅膀，升到高空后就在那儿长久地盘旋着，好象在阳光灿烂、透明澄澈的太空中沐浴。一股气流把它们冲了开去，可是它们高傲地展开翅膀，再次飞向高处，直上苍穹。

逢到晴朗的傍晚，常常有鸛鸟飞到这儿上空翱翔、盘旋，找寻沼地、长满芦苇的河湾或者草地，以便到那儿去饱餐、饱喝一顿，或者干脆按照它们的古老习惯，独脚站在那儿沉思默想。可是现在，不论在河湾旁还是沿河

的沼地边，或者在这一带所有的田野和大路上，到处都是人。那几只鸛鸟还没有来得及略微飞得低一些，地面上就响起了机枪的扫射声，蓝天中还飞来了发出恶狠狠呼啸的看不见的胡蜂——炮弹，它们就只能吃惊地飞向一边，向喀尔巴阡山那边急匆匆地飞去。

没有了鸛鸟，深不可测的蓝天显得荒凉寂寞，那儿就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了。我眯起眼睛，昏昏沉沉地感到自己已安静下来了。

突然，在我头上的胸墙那儿，传来一声激烈的爆响，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干燥的蒙满灰尘的地面上抽了一下。我打着哆嗦从昏昏沉沉的沉思中清醒过来。战壕里仍旧跟刚才一样静寂，大家都在睡觉，只有我们的装弹手廖施卡·扎陀罗日内依坐在小台阶上。他穿着一件胸前缚带的贴身衬衣，裸露在外面的下臂上刺满了花纹。他正在搓一件染上油污的军服上衣，衣领那儿还悬挂着一条用活扣的新的白衬领。廖施卡那狡猾的眼睛在长着一对浓眉的圆脸上不断地映动着，就跟犯过错的人脸上常常会出现的表情一样。

“狗东西！”廖施卡不知在骂谁。“小心些！我可要来逗弄你一下呢！”

他把那件上面挂了个擦得发亮的近卫军徽章的上衣放在台阶上，拿起倚在一旁的铁锤。我还没有来得及想一想他会干什么，廖施卡已悄悄地把车制的稠李木锤柄

从胸墙后伸了出去。

“噍！”胸墙上的一块干土被打得粉碎飞了起来。

廖施卡不禁发抖，可是一看见我在窥视他，就淘气地微笑起来，而且比较大胆地把铁锤柄从战壕中伸了出去。敌人那边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枪声，同时又一颗子弹把稠李木柄削去了厚厚的一片。

“不要糟塌铁锤，”我对廖施卡说。“竟找到了这样的活儿！”

“不！我还要逗弄他一下，这狗东西！……”

他又把铁锤柄伸了出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传来了很清楚的噍、噍两声，碎土从胸墙上溅了开来。

“啊，理所当然！他们生气了，他们生气了！”廖施卡心满意足地说。

他还想说些什么，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张嘴，战壕上空的沉寂气氛已被一梭子大口径机枪弹的爆响破坏了。沙子、土块和玉蜀黍的穗头从胸墙上向四面八方飞了开去，纷纷落到在战壕里睡觉的人的脸上、头上和背上。可是这一梭子扫射很短促，它突然中止了，晚风慢慢地从胸墙上把灰土吹了开去。

“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样的胡闹？”战壕最远一端传来了我们的上士班长若尔狄赫的喊声。他和大家一样，也睡着了，可是很显然，他感觉到有人犯了过错。他略微弯下身子，从睡觉的人身上爬到廖施卡这边来。他没有

扣上皮带，挂在他敞开的军便服胸前的半打奖章就发出了铿铿锵锵的碰击声。

“你怎么了，嫌战壕里太挤吗？”班长若尔狄赫问，同时严厉地瞅着装弹手。廖施卡满身沙土，坐在下面，露出漂亮的大牙齿，厚着脸皮，得意地微笑着。

“德国佬几乎打掉了手里的针呢，这瘟虫！……”

“打掉手里的针！你怎么了，吃奶的家伙？要不要给你怎样解释一下？”

若尔狄赫动也不动地把廖施卡从头到脚恶狠狠地瞅了足足一分钟。可是，安静的气氛不再被敌人破坏，这使上士安下心来，他开始拂去胡子上面和头上的灰沙。接着，他那还是很满意的眼光移到了自己这几个下属身上。班长的眼睛很小，说不出是什么褪了色的颜色。它们锐利地从毛氈氈的严峻的眉毛下瞅着我们。他那上了年纪的、发青的、被火药毁了形的脸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事情。

“干吗随随便便地躺着？”他用他的赤脚推着我。“这儿可不是疗养区。噯，快出去监视敌人吧！”

我不慌不忙地从军大衣上面爬了起来，心里咒骂着廖施卡和他那不合时宜的玩笑，可是班长又阴沉地瞅着其余的人。

“你，一只耳朵的家伙！用不着装蒜：我看得出你没有睡着！起来！”他命令炮手克利文诺克说。克利文诺

克正动也不动地睡在战壕底部，用船形帽盖住了被一道疤痕横过的黝黑的脸。可是他动也不动，若尔狄赫就俯下身去拉他的衣袖。

“呶，起来！”

克利文诺克勉强睁开两眼，怒冲冲的目光不满地瞅了瞅班长。

“不要呶呶的赶马了！你不是在驾车！”

“什么驾车不驾车的：起来，我对你说！”

克利文诺克懒洋洋地站了起来，在壕壁上靠得更舒适一些，然后埋怨说：

“好规矩！还没有打个盹，就起身了……”

若尔狄赫的眼光扫射到角落上，可是那儿的人已用不到他去叫醒了。沉默寡言、瘦得象根棒那样的鲁基扬诺夫阴沉地坐在军大衣上，起劲地眯着眼睛，装出一副早已醒过来的样子。就跟以往一样，每逢班长骂人的时候，这个外表年轻、但已未老先衰的兵士的蓝眼睛里就露出沉默的驯服表情。他的薄嘴唇的尖角就会颤抖，眉毛也蹙了起来——他显然不能忍受别人的叱骂。其余的人对班长的严厉态度早已习惯了，不论他怎么骂都不在乎。瞄准手雅库梯人波波夫正在战壕里忙碌地爬来爬去。他显然已感觉到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因此，不等班长下命令，就从壁坑的炮弹箱里把前一天还未擦净的炮弹搬出来。他的神情好似在生闷气，因为没有睡足而感到

不满。他那颧骨高耸的阔脸显出专心致志的神气，细长的眼睛的眼皮有点儿浮肿。

“喂，你们又干吗尽在旁边看？”若尔狄赫对其余的人喊道。“你们以为我会给你们吃白面包吗？扎陀罗日内依，鲁基扬诺夫，克利文诺克，赶快干活！”

伙伴们不慌不忙地开始干活。

克利文诺克重重地叹了口气，向打开的炮弹箱走了过去。在他的脸上，从耳朵到嘴角，有一道横切脸颊，非常鲜明的红色疤痕——那是不久前他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结果。克利文诺克被削去了整整一只耳朵，现在那儿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孔洞。波波夫和鲁基扬诺夫已经在那儿用破布擦炮弹了。波波夫擦起来非常敏捷利落，他那训练有素的手沿着黄铜的炮弹壳闪来闪去。鲁基扬诺夫却显得萎靡不振，擦得很慢。他用一只手转动光溜溜的炮弹，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马马虎虎地夹起破布很不着力地擦着。克利文诺克也在旁边安顿了下来。只有扎陀罗日内依把那件略微紧了些的军服上衣套进他隆起的肩膀，从干活的伙伴们身边走到战壕的另一端去。

“胡扯！三个人就够对付了！”他这么说过以后就在角落里坐下来，干起他心爱的活来：把他那新靴子的厚布靴筒往下压，压皱和揉软脚踝部分的靴皮。这双经过这样特殊方法处理变得非常贴合的靴子，就跟他那件裁制得较短的军服上衣、那条宽阔的草绿色呢马裤以及那顶

雄赳赳地歪戴到耳朵那儿的船形帽一样，使这个身材结实的廖施卡在我们中间显得格外出众了。在这个小伙子的富于变化的脸上，常常挂着无忧无虑的淘气的微笑。

若尔狄赫并没有去叱骂廖施卡，只是埋怨了几句，显然很欣赏他那厚颜无耻的纨绔子弟的外貌。

“懒汉……二流子……哼，给我小心些，足球队员！”

## 2

我们是四五炮的炮手。人家还叫我们反坦克炮手，更多的是叫我们“老炮手”，甚至“永别了，祖国”。最后那个称号使我们感到侮辱而且恼火，可是逢到这种时候，我们常常会指着我们的班长若尔狄赫上士，说他从一九四一年起在炮队里干，直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岔子，好端端地活着，强健得很。可是，很显然，这个外号中间也蕴含着一部分真理，不过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经过三年时间，战争在好多方面改变了面目。武器和战术更新了，德国的坦克也已不是老样子，出现了“虎型”、“豹型”和“菲狄南型”坦克。可是我们的四五炮还是四一年的老样子，只能打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自然罗，有时候我们就会因此吃到苦头。

我在廖施卡坐过的小台阶上安顿下来，小心地把我们的“潜望镜”的尖端从胸墙后面伸出去。在它小小的接

目镜里出现了我很熟悉的地形：从春天起就没有耕过的长满了滨藜和冰草的田野，那上面已经分划成为战壕和交通壕的一片片灰色和棕色的田畦了。田野后面的中间地带是隐没在草丛中的一条干涸的小溪，溪畔横着一辆生锈的、被硝烟熏黑的打开了盖子的坦克。再过去是高低不平的隆起的山脊，山背后就是德军。那后面在干些什么，我们看不见，可是他们却能自由自在地观察我们的阵地、我们前沿的战壕、交通壕以及晚间踩出来的所有小路。我们唯一的自然的掩体在我们后面：一片狭长的向日葵丛，一头几乎跟我们的炮兵阵地相接，另一头通向不远的后方的小村子。说真的，这小村子也只剩下一个名称罢了。经过不久前的几次战斗，原来有土坯房的地方只剩下了一个个隆起的土堆和歪斜的烧得焦黑的梁木。在长满了野草的院落里，只有几只无家可归的猫儿在那儿逛荡。村子里的居民都向北方转移了。

我们的阵地处在田野中两堆隔年的干燥的玉米堆中间。其中的一堆遮住了我们的反坦克炮，炮旁挖了一条五步宽的小战壕。

若尔狄赫上士已不再发狠。他卷了个几乎跟大口径机枪弹弹壳那么粗的烟卷儿，坐在战壕底部吸起烟来了。一圈圈刺鼻的青烟充满了战壕。烟草是从夺获的罗马尼亚辎重中拨发给我们的。若尔狄赫有时会在晚上带来一大捆足足有一公斤重的很大的黄色烟叶子，我们全班人

就可以抽上一星期。自然罗，要让我们班长这样的烟鬼抽得过癮，那就非得卷上一个象臼炮炮筒那么粗的烟卷儿才行。

“听我说，鲁基扬诺夫，”若尔狄赫透过烟雾狡猾地瞅着他的战士说。“你在战前是不是理发师？”

“不，”鲁基扬诺夫认真地回答。“我在建筑学院学习。”

“哦——哦……我还以为你是理发师呢，你拿破布的姿势真是妙极了，”若尔狄赫说到这儿突然改变口气喊道：“呶，你得加上三倍力气！炮弹不会爆炸，不用害怕！”

鲁基扬诺夫感到很惶恐，咬着嘴唇，开始加快擦炮弹的速度，可是抹上了油的炮弹在他手中一滑，炮弹头就直撞到沙土中去了。鲁基扬诺夫不禁向壕壁倒退了一步。

“嘿，粗心的家伙！”若尔狄赫挥了挥手说。“到这儿来，我给你另一件活儿干。”

鲁基扬诺夫把炮弹上的沙子擦干净了，又在自己的军衣下摆上擦了手。若尔狄赫解开他那个军士用的厚油布挂包，拿出一张揉皱了的破旧的准备画上反坦克炮阵地草图的纸。

“就干这个吧……你得按规矩画好它。要不，各种人到这儿来都会问，为什么没有地形图？如果没有人画倒还有可说，班里却尽是识字的人：建筑师、足球队员、教师。”他没有忘记暗示我在战前读过师范学校。

鲁基扬诺夫显然活跃了不少：新的工作很合他的心

意。他背靠壕壁，盘着腿坐下，开始定好方位。他那细长的手指很有把握地画着图，脸上光彩焕发，只有嘴角那儿还微微露出点儿感到屈辱的神色。若尔狄赫坐在他的对面，怀着隐约的好奇心，注视着铅笔的每一次移动。

“呵，我明白了，你是个内行。灌木画成两行；紧紧连在一起……还有那辆坦克，活象是辆‘虎型’。妙极了！”

我也向那张从战斗记事册上撕下的不大的白纸看了几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张普通的草图。自然，若尔狄赫是无力胜任这样的画图工作的。虽然他是班长，他的文化水平却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程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若尔狄赫写过或者出声唸过什么。班里的全部公文（点名册、反坦克炮阵地草图、炮弹记数册等），他都借口工作忙碌，委托鲁基扬诺夫、波波夫或者我来办理，他自己却坐在旁边抽烟。自然，鲁基扬诺夫在我们中间是最有文化，而且也大概是最聪明的一个，是通晓各门科学知识的、久经考验的权威人物。甚至扎陀罗日内依，这个平素不承认班里还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也常常在必须肯定某些知识的确切性的时候去请教他，例如：查理·卓别林拍摄过哪几部影片，莫斯科的大剧院成立了几年，战前莫斯科的斯巴达克足球队输给了哪一个球队，或者玛丽雅·斯图亚特<sup>①</sup>是什么人。鲁基扬诺夫通常总是很

---

<sup>①</sup> 玛丽雅·斯图亚特是英国的一个皇后。

矜持地听完这些问题，然后叹了口气，简短地解答，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他知道的决不止这么些，他懂得更有意义和复杂得多的东西。

可是，他在战争中不走运。他曾经被敌人俘虏，经历过不少事情，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消沉颓丧、常常表示抱屈受冤的人，尽管他看上去是个并不坏的战士。他到我们这儿还没有多久，因此我们对他不很了解。

廖施卡·扎陀罗日内依对我们来说就容易了解得多了。他是个狡猾的家伙、机灵鬼和懒汉。就说现在吧，他就不动手擦炮弹，老在装扮自己。可是扎陀罗日内依是个很有力气的小伙子，这一特点对我们炮兵来说可不是什么无关重要的事情。不错，他养成了一种不时要滥用自己力气侮辱别人的习惯，逢到这种时候，鲁基扬诺夫常常最倒霉，有时克利文诺克也会遭受侮辱。唯一能使廖施卡保持相当敬意的人（那当然是指除了班长以外的人），只有雅库梯人波波夫。我们的波波夫是一个特殊人物，因此得特别提一下。

他之所以特殊，就因为是个瞄准手。我们班的一切失败可能有种种原因，但一切成就——最近几次战斗中被他击毁的两辆坦克、烧毁的好几辆汽车以及打坏的几挺机枪——就非得归功于波波夫灵巧的双手和锐利的目光不可。真的，他的眼光特别锐利，比他更出色的瞄准手在我们整个炮兵队里是没有的。他的手指很特别——灵

巧、细长而又敏感，就跟音乐家的手指一样。他老是用他这双灵巧的手在做东西：一会儿缝制瞄准器的套子，一会儿刻硬铝烟盒上的花纹，一会儿又用炮弹壳做材料，制成一个上面有五角星的指挥员用的皮带扣子。他做出来的一切东西，总是那么结实耐用而又美观，比得上工厂里的出品。他值勤的时候非常认真，对一切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特别是当他暂时代理班长的时候。逢到这种时候，他就会对我们非常严格，有时候常常会使我们在内心中对这个瞄准手非常生气。

若尔狄赫非常爱护他。如果要派什么人去跑腿或者额外多放一小时哨，班长从来不会指派他去，总是派我、鲁基扬诺夫或者廖施卡，自然罗，派廖施卡得逢到他不想推诿的时候。

我们这个小小的炮兵班里的六个人就这么生活在一起，在这条狭窄的战壕里度过漫长的白昼，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黑夜的降临，因为到了黑夜里，我们关心的事情就跟白昼大不相同了。

### 3

首先，饥饿是无情的。

傍晚，我们都饿得不堪忍受，不论是吸烟，或者去吃那前一天晚上贮藏的沉甸甸的、向日葵头上还未成熟的

嫩葵花子都没有用了。我们真想吃东西。逢到这种时候，玉米稀粥——我们喝它的时候曾经同声痛骂——对我们也变成了非常想吃的美味了。还有那又干又硬、刺喉咙的、换上了一半玉米粉的面包，也变成了同样的美味食物。我们早饭后还留下来小小一片——不知哪一个人的余下的口粮。这片面包还放在壁坑里最上面的一只炮弹箱上，我们每个人就不时地向那儿张望。鲁基扬诺夫第一个沉不住气。他暂时停止画图，脸上带着羞愧的神色，用污秽的手指拿起这片面包，没有向什么人看上一眼，问：

“没有人想吃？”

我们大家向他瞥了一眼，没有做声。

“那我就把它吃掉了，”鲁基扬诺夫低声说。

于是他使劲用那被瘦削的脸颊薄皮蒙着的下巴骨咀嚼起来，我们咽了一下口水，把眼光移到另一边去了。

鲁基扬诺夫刚从军大衣下面爬出来不多久——他每天早晚都要发疟疾，直到天快黑下来时才略微恢复元气。我们对他没法克制食欲非常原谅，因为我们知道他被俘后吃过不少苦头。他把那片面包吃得连面包屑也一点不剩，不时地望着那依旧充满金色霞光的天空。壕壁上和胸墙上已没有一线微光——下面的一切都已浸沉在阴影之中。阵阵凉气袭来，黑夜慢慢降临了。

我们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一辰光的降临。若尔狄

赫等待它是因为他可以到上级或者步兵那儿去拜访，因为他是这个团的老干部。波波夫也等待着它。天一黑他就会爬出战壕去侍弄那门反坦克炮：擦拭那蒙上了灰尘的炮尾，脱去炮衣，重新搞好伪装。廖施卡到了晚上就象一头年轻的熊，他会躺在草丛里打滚或者在反坦克炮阵地附近逛荡，探险。一有适当机会，他就会溜进村子去搞葡萄酒和食物。鲁基扬诺夫每逢别人拿来晚餐饱吃一顿后，总是悄悄地在战壕边躺下来陷入他讳莫如深的沉思之中。我也等待着这一辰光，我可以在静寂中坐在胸墙上，倾听着黑夜里的一切：黑夜里总是充满了远远近近、明显或者隐秘的种种声音。在这变化无穷的繁杂声音中，我总是竭力想听出那循着我们熟悉的后方小路过来的轻微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我可以在好几个恼人的昼夜之中不断地等待这一脚步声，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总是不由自主地等待着它。

天色慢慢地、很慢很慢地黑下来了。黄昏使天空中金黄色和蛋白色的余晖熄灭了。青色和灰色的暮霭从东方飘浮过来，迅速扩大，战壕就浸沉在一片昏暗之中。在堆放炮弹箱的壁坑里和复盖我们掩蔽部末端的帐幕下，已经什么也看不出了。若尔狄赫班长正蹲在地上系着他那条上面钻有许多小孔的罗马尼亚皮带。他随随便便地拉正了他的军服上衣，低声发出命令：

“喂，该去拿晚饭了！今儿去的人该是……”他刹那间